



在春风沉醉的小剧场 来一场“审美散步”

“白天赏花，晚上看戏。”迅速跻身全国网红城市的南京，正在以一场场新颖而深刻的小剧场演出，展现江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眼下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第二届）演出过半，20场小剧场演出依次登台，时时给人惊喜；下个月，来自全国的23部小剧场好戏又将南京竞演。在春风沉醉的江南夜晚，人们将留住怎样的文艺记忆和城市印象？

□ 本报记者 陈洁



昆剧《千年一叹》



话剧《影剧院之夜》



作家鲁敏现身观众席

小而美，“剧”好看

“这是在南京，甚至江苏都不曾见过的戏剧形态。”《影剧院之夜》的演员肖明在该剧内部彩排时就“吓了一跳”，“来了好多人哇！”果不其然，该剧上周在国民小剧场正式演出时一票难求。正在南京进行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第二届），精选了20部参演剧目，包括13部我省最新“孵化”的原创剧目、7部在全省范围内遴选的优秀剧目。随着演出过半，它们丰富多元的面貌也一一呈现。“我没有想到，舞台上居然放着一个巨大透明的‘白匣子’，演员全部在其内演出。随着光影在幕布上斑驳投射，白匣子是演出空间，又是心理空间；既是影剧院，又是一个审讯室……”由南京市艺术创作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联合出品的《影剧院之夜》讲述了1931年南京中共的一处重要联络站在暴露后进行情报传递的故事。那个“疼痛而又绚烂”的夜晚和创新的呈现一起定格在80后观众汪水竟心中。这样的新鲜体验还有很多。比如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心房间》上演，让最近来南京游玩的武汉观众李璐连连感叹小剧场真的太近了，近到观众可以触摸到演员的衣服，看到他们的表情，感受到他们的气息；近到剧中身份为超市推销员的女主角，随时就可以将自己托盘中切成小块的月饼、快冲麦片递到顾客（第一排观众）手中。导演李璐认为，小剧场除了空间小之外，也包涵观演关系更加贴近。“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剧中人物如

何相遇，如何转变，最终如何救赎，演员的情绪不是真诚。这里边掺不得一点假。”

再比如在江北新区的红色广场，前来观看沉浸式戏剧《红色记忆》的观众，不必正襟危坐，而是跟随剧中英雄人物的脚步“亲历”各个历史场景。工人在铁道上呐喊，战士在芦苇丛中匍匐，党员在陋室内密谈，义士在工厂里罢工……现场，南京大学博士生张丁感慨地说，“在孙津川烈士的呼喊下，在王荷波烈士的告别中，革命精神的血脉在我的内心世界激荡。”

话剧、儿童剧、昆剧、锡剧、柳琴戏……这一周来，每天至少有一部小剧场戏剧在位于南京大街小巷的小剧场上演，带来了一场场鲜活的对话和深沉的思考。就像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所言，轻盈、欢乐而富有游戏感的小剧场戏剧，往往又不失思想的新颖和深刻。

真诚对话，视野开阔

江苏历史名人在此次小剧场演出中，沉淀出一道精彩的文化风景线。已经上演的小剧场话剧《半世随园》、小剧场昆剧《千年一叹》，分别将镜头对准文化名人袁枚和金圣叹，通过创新的小剧场表达方式，深挖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

担任《半世随园》编剧的南京传媒学院在校生周思廷说，她把袁枚看成300年前的“先锋老头”，虽然已过去两个多世纪，历史上的随园已不在，但随园主人袁枚代表的这一文化现象仍然令人久久回味。“千年一叹”则由苏州昆剧院创排，编剧周琰希望通过寻找古代知识分子心灵迷失

的出路，给当代年轻人解惑，“希望这部戏能让大家找到共鸣。”

从已经上演的剧目来看，小剧场虽小，但创作者的视野却很开阔。南京林业大学水彩剧社的师生们在话剧《疾走天使》中演绎了急救医生这一特殊职业面临的生死抉择；宿迁市柳琴剧团演出的柳琴戏《渔歌》敏锐地聚焦“十年禁渔”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南通市文联等打造的话剧《生日》则在家庭与社会、昨日与今天的时空交织中层层递进，以一个家庭的五次庆生勾勒出时代的集体记忆。

“小剧场确实装不下天下事，但小舞台却可以浓缩大世界，在救护车一趟趟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紧张紧张的许多间隙，也会陆陆续续留下各种社会关系的斑驳投影。”文艺评论家张永祚说，在《疾走天使》的舞台上，正中央放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下方有一扇门——这是急救医生们的抉择之门。

南京传媒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周安华，此次作为编剧指导介入到小剧场儿童剧《到玻璃房去》的创作之中，他发现，现今的小剧场与过去已有所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小剧场创作呈现出很多新的特质。“第一个是更多地抓传统文化的精华，包含着我们创作者对民族的情怀、理念和热情，这是民族责任感的体现。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小剧场更加青春化，创作具有非常强烈的青春特质，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去观察生活，这也使我们对年轻人特别有信心，他们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高扬青春，激发创新

这一场小剧场盛宴，让年轻人“好忙”。每天，他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到剧场——

年轻人是观众。他们走进小剧场看剧、赏戏、听曲，体验文化生活的新风尚。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除了文艺爱好者之外，一些人们口中的“理工科直男”，也成为此次小剧场展演的观众人群之一。

年轻人是主创。不管是专业院团、艺术院校还是业余爱好者，街头巷尾的小剧场成了年轻人梦想成真、施展才华的舞台。南京林业大学学生王肖梁在《疾走天使》中扮演“担架工”，尽管没有一句台词，所有的表演就是抬着担架在舞台上上上下下，但为了跑好这7圈，从早到晚，他练了一遍又一遍。

年轻人还是志愿者。盛宴的“美好”，离不开“后台”的井然有序。据悉，为确保活动安全顺利，主办方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整体票务、演出现场、应急处理等各类事项，为演出提供全方位保障。同时优选一批年轻戏剧爱好者作为志愿者，全程参与展演活动，共同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政府也为年轻人的梦想搭建了广阔舞台——

三年来，江苏从小剧场空间建设、剧目生产、人才培养、品牌打造、政策引导等方面入手，着力营造小剧场戏剧艺术良好生态。2021年，省委宣传部会同南京艺术学院牵头成立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依托高校力量，聚合

省内外专家资源，初步探索出一种将内容生产和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的新模式。正是这种从剧本到剧目、从文本到舞台、从学校到市场、将创作生产和包括编导在内的戏剧人才培养全程结合的新方法，成为激活当下小剧场发展的“根”和“魂”。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质量、品位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小剧场正在成为满足新时代群众文化需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促进文艺精品创作、戏剧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成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

“南京发布”近日多次推荐小剧场演出，公众号下方一位青年观众的留言充盈着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说‘追’好像有点赶，只是作为一种审美散步，三不五时地，邂逅一下剧院风景线，这种精神上的‘溜达’就和傍晚去玄武湖吹吹风、看看夕阳，路过时光以及被时光路过是一样的。南京现在不光有很好的‘大’剧院，也有越来越多的‘小’剧场，提供更多样选择的文化产品，也给创作更多的展示舞台，是特别敞亮的……”

目前江苏已建成各类小剧场1156个，总座席数约25万个。截至去年，全省全年小剧场演出总场次近5万场，观众总人数超600万人。正在上演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和下个月初将在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将通过源源不断的优质创作，让文化更深入地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美好，激发创新。

时隔三年，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再度启航——

以扬子江之名，和文学相会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3月18日，第三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在古都南京的料峭春风中开幕。5天内，50多位国内外著名作家、学者、出版人走进文学之都南京，参加主题论坛、新书分享、对话交流等近20场文学活动。

办一场作家周，以扬子江的名义。“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学发展，都离不开充分的交流碰撞，离不开世界性的宏观眼光，也离不开作家的艰辛创作和时代舞台的奔腾激荡。”主办方如此诠释文学与江河的隐秘联系。

精彩的文学故事“随波远行”

作家周上，精彩动人的文学故事踏上了远行之路。

从2017年的“文学与梦想”，2019年的“稳定与变化”，到今年的“沉潜与激荡”，每届作家周都有精心设计的主题论坛。今年，沉静内敛的著名诗人韩东带来了他的故事。

“沉潜是作家的职业状态，是坚持不懈年复一年。激荡，则不是说你熬出头了、获奖了、出名了，它仅指你在创作中体会到那种飞起来般的高峰体验，为了这种诗神降临的时刻，你会愿意花费毕生去等待寻找。”

韩东在上世纪80年代就享有诗名，去年，这位61岁的“长跑健将”刚刚捧回了“鲁奖”。几十年清贫而丰盛的诗歌岁月里，埋藏着韩东的沉潜与激荡。

在“好老师与学生一起成长”分享会上，作家庞余亮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小读者们，生活本身就是力量。

“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我在乡村小学写备课笔记，一般只写每一页的正面，空着反面。十余年间，我用掉了不下百本备课笔记簿，笔记簿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有关你们，有关老校长，有关

我的老同事们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点滴后来集结成《小先生》，并摘下“鲁奖”，“说明最朴素的泥土也能滋养出挺拔的树”。他的新书《小虫子》带来了一连串童真故事，庞余亮说童年的他就像扎根乡村的一棵树，每天被花香、鸟鸣、童音温暖包裹……

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警察沙威，如何影响了苏北少年“我”？首届中国青年文学翻译家论坛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形象讲述了文学翻译如何改变了她——一个曾经的苏北乡村少年，并由此让本土文明拥有了与世界文明比较嫁接、互鉴批判的能力。

“沙威即将成功逮捕‘坏人’时，选择了跳河自杀。他为什么‘不能活’？他继续活着会怎样？有关‘人’，有关‘活着’，有关‘如何面对内心’，翻译把这些问题统统送到了我的面前。”毕飞宇真诚地说，“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我，是被翻译改变了的我。我认为更‘好’的人通常是更‘高’的，正如不久前逝世的翻译家杨苡先生——比别人多了一个维度，她的人生就变得精彩。”

汇聚中外文学界的碰撞思考

扬子江作家周的定位是一个“交流”平台，在主办方的设想中，它是一个打通作家、读者、出版界、评论界等“文学全链条”的对话空间。

本届作家周上，最宏亮的声音仍来自中国文学界。亮相第二届“凤凰文学奖”颁奖典礼，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李敬泽的一番演讲很快出圈。“ChatGPT对作家是个坏消息，我们该怎么办？”他忧虑，那些文学的陈词滥调和惯例，那些从阅读得来的东西，将在人工智能面前无处遁形。回归“作家”之“作”的本意，我们应重新思考什么是创作、什么是艺术，如何继续捍卫人类创造力的尊严、能力和荣誉。

李敬泽寄语作家，“希望我们五年、十年后再相会，还有这么多人骄傲地说：我们是在创造。”

作家朱辉提醒，勿陷入“空转现实主义”，“笔下的故事、人物、命运都应该有所着落，跟现实生活形成密切联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鼓励青年翻译家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与世界文学构建起新型的互动关系，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作家周期间，从一场场论坛、研讨会上飞逸出思想、观点的吉光片羽，拼凑出有活力、有质地、有梦想的文学生活与精神风景。

“文艺报·凤凰书评”专刊两周年度座谈会上，人们谈起“新时代、新书评”。评论家谢有顺直言：一些学者往往只懂得对学术共同体说话，没学会对大众说话。回想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改革变化的“三大利器”——学堂、报章、演讲——“当代学者们缺失的正是对公众‘演讲’的能力。”

谢有顺说起十多年前，他帮史铁生编散文集时起了个别致的书名《灵魂的事》，一下子售出十多万册——书名也是一种“书评”。他发问：今天的书评家们能否对图书作出精准的提炼、有角度的锐评，让海量的精神产品被更好地引渡或甄别？

让文学成为“连接器”“世界性语言”

作家周开幕当天，特意从香港飞来的南京籍作家葛亮，把他最新随笔集《梨与栗》《小山河》的首发式搬到了牛首山澄江台。

对谈的两位嘉宾都有些“跨界”，一位是诗人黄梵，另一位是昆曲演员施夏明。面对读者，“小明”忆起了当年在省昆剧院与葛亮的初见：一身潮流装扮的葛亮在为某时尚杂志拍摄宣传片，跃入镜头的“小明”水袖袅袅，眼波含情。这一幕，亦古亦今，亦东亦西。

在春牛首的山风与夕岚中，在昆曲水磨腔的悠扬婉转中，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气息与质地被全息地传递。既让文学跨圈，在文学与非文学的交界处找到新的生长；也让文学

走出殿堂，培植更丰沃的文学土壤——均是作家周在设立之初的初心。

许多文学界人士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学“公益心”。葛亮新书分享会上，黄梵对“哀而不伤”的儒家审美观念进行创新解读，获得阵阵掌声。他认为，“从极致的哀痛到哀而不伤，这中间的审美转换彰显了文学抚慰心灵的巨大力量。”“家南才让新书分享会上，编辑吴越告诉读者，‘一本一炮而红的书对一个作家固然重要，但是真正能让作家立足、扎根的，是他的第二本书。’”评论家何平精彩点评家南的创作为何弥足珍贵：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作家的“真”，是作家与作品的“生命连接”——所有这些向公众敞开的交流，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个进入文学的“拐杖”和“把手”。

如何讲好文学故事，借文学实现不同圈层、不同文明间的“有效”交流？这是作家周留下的一项课题。

评论家汪政认为，“文学交流必须做到精准和高质量，交流的目的是什么，交流的对象是谁，如何在全民皆媒的时代里放大声量，呈现必要的尖锐度，如何让专业人士深度地介入，诚挚地表达，决定了一场文学交流是‘看起来热热闹闹的’，还是有内在的丰盛性。”

“本届作家周规模不大，却更务实和富有成效。”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告诉记者。

汪兴国介绍，本届作家周拓展了省外作家、国外作家的参与面，作家周作为“平台”的交流功能愈加彰显。主办方借着众多著名作家、评论家来宁的机会，邀请他们与省内有力量的中青年作家面对面互动交流、专题授课、深入研讨，让不少作家获益匪浅。作家周上，南京三年来多来在世界文学之都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被集中呈现，向世界展示古都南京如何“秀”出新风采——这也正是文学的神奇力量。

近当代如皋文学史文脉

打开悠悠文脉雉水情

由江苏省作协和南通市作协指导，如皋市委宣传部、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如皋市文联联合主办的“悠悠文脉雉水情——近当代如皋文学史文脉”自3月9日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感悟如皋文脉。这是江苏省内首次举办的县（市、区）级地方文学史文脉展。

本次展览展出晚清至当下的文人稿本、信札、著述、档案约100件。其中较为珍贵的展品有诗词翰墨——“清词后七家”之一蒋敦复与如皋举人沈裕本的唱和诗稿、进士高毓彬批校胡瀚如女史《清秘楼诗草》（未刊稿本）、举人冒广生批校本《李贺歌诗编》，以及新文学珍本——诗集《雪朝》、顾仲起长篇小说《爱的病狂者》、钱钟书《围城》等，和解放区文献——如皋韬奋书店本《茅山下》、苏中出版社《甲申三百年祭》等，另有作家手泽——施蛰存、浩然、柯蓝、周有光、王蒙、黄蓓佳、耿林莽等人题字或手札。

“没想到家乡有着如此丰富的新文学历史。刘延陵携朱自清、叶圣陶等合著《雪朝》，成为中国新诗的启蒙者之一。而他居然曾在如皋师范执教。他的同事吴俊升又是中国第一批新诗人。”观众石太原有感而言。

除去新诗，如果在小说、戏剧方面也有成就。小说家顾仲起初期作品刊于郑振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展品中的《小说月报》，以及顾仲起的小说《残骸》《归来》等，记述下郑振铎先生热心帮助他的文坛佳话。顾仲起因经济拮据、走投无路之际，写下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预示自己自杀离世。郑振铎先生收到来稿，十分关爱这位来自如皋的青年作家，帮助孤身一人的顾仲起渡过生活难关，将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茅盾先生又介绍顾仲起前往黄埔军校学习，并以这位英勇的青年作家为原型塑造了《幻灭》中强连长的人物形象。郑振铎、茅盾奖掖后辈的往事，又被顾仲起写入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残骸》。

彭淮